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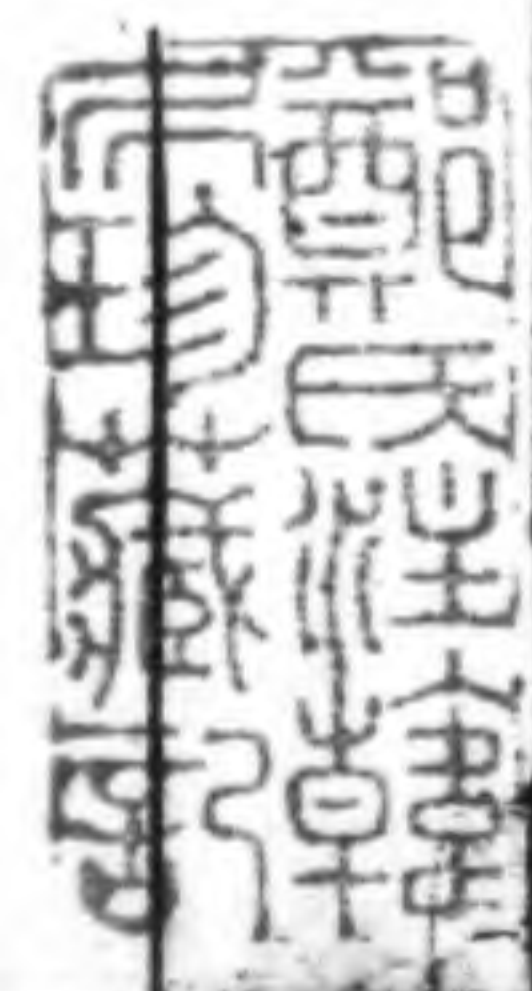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七

鎮三

楚莊王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靈公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夜陳懼乃及楚平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孟諸十四年楚穆王卒莊王立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  
服也十六年楚子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  
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楚子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  
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楚子曰三年不蜚蜚  
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  
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  
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是歲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  
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  
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  
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  
食次於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楊窻窻戰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  
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楚武王父所以



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魚王人實逐

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

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

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人弒昭公

晉荀林父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

文公而還宣公元年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

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與焉陳靈公受盟

於晉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

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後於是晉侯侈宣子驟

諫而不入故不兢於楚二年春二月鄭公子歸生受命

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

元秦師伐晉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闞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

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兢於楚殆將

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靈公弒成公立三年

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次於維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王孫蒲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  
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鄆十  
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  
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去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四  
年楚殺鬬椒五年楚子伐鄭鄭未服也陳及楚平晉荀  
林父救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冬盟於黑壤八年楚伐  
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侯與諸侯會於扈討不睦也

乃還於是晉侯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兢於楚二  
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  
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  
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  
彼宗兢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  
靈公弒成公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次於雒觀  
兵於周郊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二年八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楚子乃去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四年楚殺鬬  
椒五年楚子伐鄭鄭未服也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  
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冬盟於黑壤八年楚伐舒蓼  
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陳及晉平楚師  
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侯與諸侯會於扈討不睦也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  
乃還晉景公立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北寧儀行父奔楚楚子  
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十一  
年春楚子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  
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子與諸  
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子夏名遂入陳殺夏徵  
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靈公子在晉申叔時使於齊



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鄭旣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遶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阡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三三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水變澤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謂林父曰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楚莊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



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二山在鄭皇成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  
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楚先君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潘尫楚之崇  
也潘尫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先穀荀首曰  
括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



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為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  
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  
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蔽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  
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中晉鮑癸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  
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  
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師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  
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  
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  
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sup>教</sup>碁之脫肩<sup>車上</sup>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  
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荀罃<sup>首之</sup>荀首

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  
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旣乎荀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  
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sup>輜</sup>至於邲遂次於  
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  
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  
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  
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  
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

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  
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况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  
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兢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兢  
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  
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



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  
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號申  
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  
腹疾柰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十三  
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  
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  
之盡滅其族十四年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  
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

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楚子

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由孟諸宋公違命

申舟扶其僕以狗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

女我伐之見犀申舟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

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

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

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  
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  
會楚子於宋宋使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  
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云高下在心川澤納  
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  
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  
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  
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申舟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十八年楚莊王卒子共王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荀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荀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纍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 晉景公

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十八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公元年齊將出楚師以伐我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頃公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門焉龍人囚之頃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

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視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於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負子辱夫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藏禮禮以行  
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  
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  
景公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  
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  
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  
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  
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

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頃公使請  
戰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頃公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  
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頃公曰余姑翦滅此而後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憂其父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傾公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

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鞵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爾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頃公免求丑父三入  
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  
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闞入頃公見保者  
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  
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  
奔頃公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  
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頃公使國佐賂以  
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  
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  
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  
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  
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  
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  
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  
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  
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  
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  
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  
帥賦輿以爲魯衛請君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  
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

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  
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  
之服晉師歸士燮後入士會曰無爲吾望爾也平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  
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  
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初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



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  
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  
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爲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尹已責逮鰥救  
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  
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  
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  
絰皆百人成公子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  
蜀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  
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  
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  
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景公使鞏朔  
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年齊頃公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景公享頃公頃公視韓厥

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膂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於新田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七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鎮四

晉厲公 悼公

成公三年晉景公會諸侯伐鄭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與皇戍如楚獻捷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戍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五年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故鄭伯



歸使人請成於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  
同盟於蟲牢鄭服也六年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以  
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欒書書將許之  
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  
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  
者衆或謂欒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  
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欒書曰善均從衆夫善  
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軍楚師囚鄭公  
鍾儀獻諸晉八月晉與諸侯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  
盟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楚人以重轅求  
鄭鄭伯會楚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  
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景公  
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



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子而夕於側反子也不知其他  
公語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亡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  
歸求成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  
使晉必歸君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  
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晉景公使糴莩如楚報公子辰



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遂伐宋衛侯伐  
鄭至於鳴鴈爲晉故也晉厲公將伐鄭士燮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  
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  
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瑩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  
皆乞師焉書子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



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  
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違求無不具各知  
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  
無灾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  
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  
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  
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  
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書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於鄆陵士燮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  
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  
士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  
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趨進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士爨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  
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

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木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  
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土在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 曰南國蹶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  
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已潘  
旭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  
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  
死藝魏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魏錡  
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  
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  
之殷也有蘇常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

傷乎卻至見容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  
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曰謀輅  
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殺中  
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夜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夏五月  
鄭太子髡頑爲質於楚楚公子成戍鄭公會尹武公  
單襄公及諸侯伐鄭楚子重救鄭諸侯還冬諸侯圍  
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十八年  
欒書荀偃程滑使弒厲公使荀瑩士魴逆悼公於京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悼公曰孤始  
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盟而入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隱薄賦歛  
宥罪戾鄴噐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  
爲卿荀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鄉之  
子弟恭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士會之法右  
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蔦之法欒糾御戎校正屬焉使  
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  
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  
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  
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宋魚石入於彭城以叛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師於靡角  
之谷楚師還諸侯會於虛杙謀救宋也襄公元年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齊太子  
光爲質於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  
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鄆之師侵楚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  
援楚師救鄭侵宋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  
成公卒諸侯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  
以偪鄭荀瑩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於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荀瑩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



左氏外傳卷八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  
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  
協乃盟夏諸侯同盟於雞澤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  
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  
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  
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苟瑩使行人子員

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九年秦景公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



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  
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  
甸門於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  
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邠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  
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青圖鄭鄭人恐乃  
行成荀偃曰遂圖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荀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於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國公子嘉公孫  
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  
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  
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上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瑩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  
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  
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门濟於陰阪侵鄭次於  
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  
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  
孔子驕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

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  
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  
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楚莊夫  
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弊更賓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春晉與諸侯會吳子壽夢於柤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圍宋衛侯救宋鄭子展曰必伐  
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



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師侵衛楚令也諸侯伐鄭師於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圍鄭  
觀兵於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於亳士甸曰不慎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蒞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  
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於

蕭魚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  
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脩凡  
兵車百乘歌鍾貳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鄭人使良  
霄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  
鄭也十三年楚共王卒康王立十四年春諸侯之大  
夫會吳子諸樊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  
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  
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命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  
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黶弟曰此役也

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  
曰余第不欲往而子召之余第死而子來是而子殺  
余之第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  
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沃乎對曰然欒黶汰雪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  
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十五年晉悼公卒子平公立



晉平公楚靈公

襄公十八年齊靈公數伐魯中行獻子偃將伐齊慶  
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  
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  
平公會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旬告  
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  
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

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僞以施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大夫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  
其遁叔向告平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  
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亦舍兵  
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  
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燕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於雍門  
其御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橋以爲公孫巳  
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士弱率諸侯之師焚車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  
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鄆棠太

子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十九年平公先  
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瘡疽生瘍於頭濟河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荀可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士句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士甸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范宣子甸爲政季武子  
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  
孫宿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  
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  
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先是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令尹子庚 子庚弗許楚  
康王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殺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  
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對曰諸侯方睦  
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  
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  
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蒞子馮帥銳師侵費  
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  
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二十年夏諸侯盟於澶淵齊成也是時齊靈公卒莊公立二十二年晉徵朝於鄭子產辭焉秋晉以欒盈之難會諸侯於商任又會於沙隨鋼欒氏也欒盈奔齊自齊入曲沃齊侯伐晉晉人殺欒盈於曲沃二十三年齊莊公伐衛自衛將遂伐晉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鄩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二十四年十月爲政諸

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規之乃輕幣齊莊公旣伐晉而懼使陳無宇乞師於楚晉會諸侯於夷儀將伐齊以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諸侯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公孫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旣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吉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接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旣免復踞轉而鼓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巳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師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平公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平公以宗噐樂噐平公許之秋七月諸侯盟於重丘齊成也趙武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朱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城郊之歲齊大夫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士匄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武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平公使



往二十七年胥良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  
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今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  
於諸大夫韓宣子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恒曰晉楚許之我焉  
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  
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  
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  
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  
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  
趙孟及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  
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  
其偏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  
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  
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  
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  
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  
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  
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  
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  
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  
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  
蕪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  
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  
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以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二十八年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於楚以

從來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  
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  
宥其罪矣赦其過矣救其蓄息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矣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禍其  
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孫昭伯  
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戍曰我一人之爲非  
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  
盟禮也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  
人使公孫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綖則布幣也乃  
使巫以挑芻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三十年爲

宋災晉趙武會叔孫豹齊公孫蠆宋向戍衛北宮佺  
鄭罕虎及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  
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請墀聽命令尹命  
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散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  
乙未入逆而出遂會諸侯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  
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  
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於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武  
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穠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  
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是年楚圍弒其君邲敖而自立是爲靈王四  
年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許之夏諸侯如楚魯衛  
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



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蔡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襯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  
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焚其襯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  
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五  
年韓宣子起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太叔勞諸索  
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  
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

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  
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  
韓起遂啓疆諫之乃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六年鄭鑄刑書叔  
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  
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晉境平公將亦  
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裏若何効辟詩曰爾之教矣民  
胥倣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



國君乎公說乃逆之八年石言於晉魏掄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是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虎部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投許男田然丹遷城

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入於許十年晉平公卒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盱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



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楚師在蔡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  
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  
會於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服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  
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周惡矣晉人使孤父請

蔡於楚弗許十二年晉昭公以齊景公晏荀吳相按  
壺晉侯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  
弗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  
將何事公孫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  
出十三年楚靈王弒平王棄疾立晉昭公既成虜祁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



平丘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有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乃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訐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



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  
魯人懼聽命同盟於平丘齊服也是盟也子產爭承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  
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魯君不  
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而歸之子服惠伯私於荀吳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共伐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齒之諺云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荀吳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十六年晉  
昭公卒子頃公立魯昭公自晉歸子服昭伯語季平  
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疆而奢傲  
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三十年晉頃公卒  
定公立六卿益強定公七年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  
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八年齊  
國夏高張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救魯魯會晉師於



瓦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

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九年秋齊景公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日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車中馬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襦媚杏  
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幘  
而衣貍裘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  
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兔乃得其尸  
公三禘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  
哭之親推之三十二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荀

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十四年冬十二月晉入敗  
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反范氏之師於百泉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